



以中为中，多元一体

□韩子勇

我以为，理解长江，要放在黄河、长城、大运河、这个大架构、大系统中。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长征，都是最重要的中华文化标识，是超级符号，如同中华民族的族徽、门楣、梁柱。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长征，横到边、纵到底，横平、竖直、弯折钩，贯通我们辽阔的疆域和历史，是我们伟大文明的深沉足迹，每一步、每一划都光耀万里，写出一个大大的“国”字。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度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深刻联系和内在逻辑。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长征所体现的主要价值，是集中彰显这“五个突出特性”。

我们常讲，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我体会，这个“多元一体”，重点是“一体”。“多元”蕴涵“一体”，“多元”汇成“一体”，“多元”推动和壮大“一体”。无“一体”无所谓“多元”，离开“一体”何谈“多元”！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璀璨的、多元多样的区域文明，有些还相当久远和重要，但生生不息、不曾中断、传承至今、不断发展壮大的，是中华文明。

为什么这样？原因众多。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这些早已烟消云散的古老文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没能凝结成足以应对各种挑战的一体化结构，没能形成足够庞大、持久、升级迭代的一体性力量。“多元”虽“多元”矣，但“一体”不存，“多元”焉附？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大时光的激荡搏击中，如彗星划过历史的天空，最终倾覆、断裂、消失、湮灭，成为考古学家们孜孜打捞、探寻和拼接的文明碎片。

从对比可以看到，“多元”并非必然形成“一体”。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一体”力量占主导。即便在分崩离析的乱世，在各种力量竞相角逐、昏天黑地的时刻，仍有不灭的曙光，始终闪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追求“一体”“大一统”“江山一统”。最终总是“一体”胜出，并且新的“一体”，体质更刚健、血脉更澎湃，出现耀眼的“历史补偿”现象。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不仅是历时结构，还是共时结构。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统一的、一致的，是同时加强的。这一点，从中华文明起源初期，就已显现出来。比如中华玉文明，中华大地皆有玉，北至黑龙江小南山遗址，西至昆仑，南至岭南以远，而在黄河、长江流域，更不消说。再比如黍、陶器、青铜器的发展。在新疆阿勒泰吉木乃通天洞遗址，考古学者用浮选法发现了距今四万多年旧石器时代的碳化黍。而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代表性彩陶，在上游的河湟谷地，在天山南北，也广泛分布着。西来的青铜冶炼技术，在中华先进的制陶技术加持下，在黄河、长江流域，最终成就了中华文明的重器……随着黄河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是：早在广域王权出现之前，中华大地存在的、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满天星斗”同时闪烁，共同标记出了“一体化”的范围，已经是中华天宇，“一体”征象、“中国相互作用圈”。这样的征象，被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反复加固，它最近一次的加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中国革命的象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终结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开创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全新的共同体。

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长征，体现出“一体化”的主导力量。自然地理是人类活动的基础。黄河和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摇篮，孕育了人类大河文明中最大的农耕区域。但这两条大河，从来都不是单一族群、单一生产方式的生息空间——除了农耕集团，也是游牧、渔猎集团的重要空间。黄河和长江，是农耕、游牧和渔猎交织共生的江河，是多元族群、文化和生产方式共流同生的江河，是多元汇聚、混血融合、融为一体的江河。黄河、长江，从头至尾，均在中国宇内。这

两大完整水系形成的伟大文明空间，标定了中国地形的三级阶梯。这三级阶梯，从青藏高原到浩瀚大海，一阶都不能少，一步都不能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和长江，日夜奔腾流过的，是不断“一体化”的历史过程。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国古人一直在探索江河的源头。诗人昌黎的组诗《青藏高原的形体》，有一首《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诗人写道：

从碉房出发，沿着黄河
我们寻找铜色河。寻找卡日曲。寻找那条根。

是以对于亲父、亲祖、亲土的神圣崇拜，我们的前人很早就寻找那条铜色河。寻找铜色河大沼泽。
寻找铜色河的紫色三岔口。
寻找河的根。

我们一代代走着。
走向五色光与十二道白虹流照的西界。
在我们前方很远很远——荣禄公都佩戴着金虎符，
楚尔沁藏布手捧《皇舆全览图》，乾清门侍卫卫弥达身著河源专使的华裳……
我们一代代寻找那条脐带。
我们一代代朝觐那条根。

历史太古老，草场游牧——
西美人的营地之上已栽种了土蕃人的火种，而在吐谷浑人的水罐旁边留下了蒙古骑士的侧影……
看哪，西风带下，一枚探空气球箭翎般飘落。而各姿各雅美丽的泉水
依然在晨昏蒙影中为那段天籁之章添一串儿冰山珠玉。
遥与大荒铜铃相呼，遥与铁锚海月相呼，牵动了华夏九州五个纪年的悬念。

雪风
烤得我们浑身缃紫了。
而我们的心肠好热。
我们美似二十世纪浇铸的青铜人。
我们手执酥油浸泡的火把，从碉房出发，告别庭院除夕的篝火，一路度过了沐浴节、吃酸奶节、望果节……
直向着云间堂奥莫测的化境。

而看到黄河是一株盘龙虬枝的水晶树。
而看到黄河树的第一个曲茎就有我们鸟巢般的家室……
河曲马……游荡的裸鲤……

看哪，那些守护神，名号熠熠生辉，何其令人敬畏：
是牛角虎峰。
是犏牛黑山。
是黑蛇状独岗。
是形如羊原之山。
是九座白石崖……
那些侏儒植物在灵光之下一片感动。
而我们的脚踵已从大地经纬触及到了这片腾飞的水

铜色河边有美如铜色的肃穆。
今天的人们，最终确定黄河正源是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但从这首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诗，我们读到不同朝代、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队伍，逡巡向河源的掘进；读到斗转星移、时光变迁中，文明的耕耘和游牧，“西美人的营地之上已栽种了土蕃人的火种，而在吐谷浑人的水罐旁边留下了蒙古骑士的侧影”；读到“是以对于亲父、亲祖、亲土的神圣崇拜”“牵动了华夏九州五个纪年的悬念”，寻找的那条根，是“多元一体”的根。这盘龙虬枝的根脉，深扎于地球最伟大的盆地，比高原更厚、更深，与天地同生共长。

黄河源的寻找，也是长江源的寻找。古人早有“江河同源”说，事实上，黄河、长江同源

青海昆仑，的确相距不远。黄河流出青藏高原，掉头向北，走出龙腾虎跃的“几字弯”，孕育出石峁、陶寺、双槐树、龙山、仰韶、二里头、河洛古国、夏商周……长江流出青藏高原，则臂弯南伸，生发三星堆、彭头山、屈家岭、河姆渡、崧泽、良渚等，造就一片片中华膏腴之地。命运早被前定，江河互济、江河一体——这向北、向南的文明双弓，拉满中华文明“一体化”的核心张力。隋唐以后，应运而生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大运之河，又使这文明的双弓，更加同根连枝、同声相呼、同气相求，深描出中华古典文明的农耕本色。因此，我们说，黄河、长江是多姿多彩、丰沛激荡的中华文明基因链的“双螺旋”，形成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双重驱动模式。

黄河、长江，犹如孪生姐妹，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携手从青藏高原走来，浩浩流过的，是生生不息的文明血脉。山高水长，山河相依，山河不可分，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黄河、长江皆源于昆仑，屈原《九章·涉江》云：“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昆仑信仰”，曾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集团、游牧和渔猎集团的共同信仰。作为文化喻体的“昆仑”，其地理方位因文化的扩展而不断位移——从石峁皇城台、陶寺崇山、中州嵩山、齐鲁泰山、太行山、秦岭华山，再向西至河西祁连山，至青藏高原昆仑山，直抵西域天山、于阗南山。《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张骞开通西域，黄河被汉武帝钦定为源于于阗南山，这是“昆仑”名讳的再次西移。山河构成中华的心理谱系、文化喻体和象征。历史上，昆仑是天命所归、王权所至的地方，是万水之源、通天之柱。山河一体，山通天，水泽地。中华民族上善若水，以水为师；中华民族以山为天，以天为山。于右任便曾在诗中云：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有殇！

于右任衰年依然炽热的爱国之情和家国思念，正是安放在中华的高山之上。山河皆喻体，中国人敬天法祖、崇山敬水，离不开山水，因而有山水精神、山水画、山水诗，有渔夫樵夫、隐士高士，有桃花源、昆仑神话，中国人的山和水，一直浸泡在中国文化里。这就是中国人的家园，中国人的乡愁。哪有什么无水之山、无水之水呢？山水是一体，黄河、长江、昆仑，是一体。黄河、长江、昆仑，量度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恢宏的结构和体量。山高水长，江山永固，黄河、长江、昆仑，不可割、不可分，它们是整体，是共同体。

恩格斯曾借用自然科学“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阐述历史力量的发展运动。“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阴阳、五行、易的观念，是最早的中国之思、东方范式之一。它们和“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有某些相似之处。纵观中华地理、人文形势，这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在夏商周，以东西为主；秦汉后，更多的是南北力量角逐，你来我往、我来你往。中华山河有象，四围巨罗，形势完整，是一个整体的地理单元。从“天地之中”的中原，向东南西北四方望去；向西，沿着丝绸之路，穿过河西走廊，是西域的沙漠、绿洲、雪山、高原、天山、喀喇昆仑；黄河以北，则有长城，是漠北、游牧社会、无尽寒林和冻土带；向南是长江，是后来居上、日益富庶的江南社会和亚热带密林；向东是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和大海的万顷波涛……这片四围如屏、广袤多样、融会贯通的大场域，为“多元一体”的大尺度、大结构、大体量，奠定了文明衍生蕃息得天独厚、得天独厚的自然基础。四围之中，只有向北，是明显的扇形敞口。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相连贯通，黄河中上游的两岸密布着最为活跃、交织互动的农耕集团和游牧集团，决定主要的力量结构大致呈南北分布。总括而言，“多元一体”之

“多元”，农耕和游牧，是最大的“两元”——譬如太极，犹如阴阳，是中国历史两大力量集团，是“力的平行四边形”最重要的两边、两角。于是，沿长城一线，类似太极的阴阳线，成就这个对立统一体的矛盾运动。以黄河、长江为主体，人类最大的农耕集团和最大的游牧集团这两支力量，上演了威武雄壮的历史长剧。开阔、曲折、相通相连的黄河、长城一线，成为历史力量最活跃最密集的织体，成为历史这口大坩埚的锅底——风最大、柴最多、火最旺，受热最多，融合结晶也最多。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波一波、季风般深广不息的游牧力量，历史或许略显平淡；如果没有长江、长江以南日益稠密的农耕力量，维持着对立统一体的平衡，这坩埚或会倾覆——如同古罗马、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变成另一种景象、另一个故事。因此，我们看到，大历史的演化中，在黄河、长城以北，几千年来来的农耕线不断向北延伸，直到人力不可为为止。这样的人类景象，犹如辉煌旋转的星云，没有撕裂、坍塌、崩散，反而越旋转质量越大，越旋转尺度越大，形成团结统一、生生不息、青春永驻的共同体。我们甚至可以描述，这个以南北为旋臂的星云，其旋转的轨迹，是顺时针的方向。我以为，可以在这样的结构中，理解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甚至连长征，也是顺时针的旋转，危急存亡时刻，由东南向西北汇聚，完成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随着命运的长旅，一跃而起，同仇敌忾，共御外侮。

中华文明，以中为中，以中为中，才能形成强大的引力场；以中为中，才能不管盛世乱世，“引力”始终大于“斥力”。这是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文明，生生不息、不曾中断的秘密。“力的平行四边形”也好，“太极生两仪”的范式也好，并非是绝对的平分、对称和守恒，关键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华为一体，中华是一家，不再以族群血缘为界，而以文化认同为主导、主要。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是“核”、即是“中”，矛盾双方共同推动“中”的演化、壮大和发展，推动着共同体的演化、壮大和发展。

这个“中”，是人文地理、历史力量辐辏之“中”，也是文化、观念、制度、政治统绪的“中”——是地理之“中”，也是观念秩序之“中”。人文地理、历史力量的辐辏之“中”，在哪里？是黄河中下游的先民们，最早奠定时空秩序和底层逻辑，把天下、周遭环境、脚下之地，作为观察、沉思、推演的中心与起点。“金木水火土”，四方四象，“土”居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先民抬眼看到的天地，看到的这个“土”，最先对应的，是黄河中下游区域，是脚下的“黄土”。于是，黄土、黄帝、皇天后土，成为最早的“天地之中”。黄河先民“五行”说，一出手即是大文章，取象明理，逡巡天下，思无涯涘，最大限度概括了中华故园核心区域的时间、方位、颜色、尺度、材料、结构和样貌。中华先民，把中国之“中”、天下之“中”，留给黄色、黄土、黄河的中下游。黄河冲出禹门，跃出第二地阶，进入肥沃平原的核心区域。鱼化龙、鱼跃龙门，那些彩陶上连绵不断的神秘水纹、人面鱼纹，那些繁杂神秘、形而上的花鸟鱼龙，汇聚、映现、旋转，融汇出天下之“中”。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个“和”，是“中和”。有“中”才有“和”，能“和”方为“中”。“宅兹中国”，中原、中庸、中和、大一统……中华先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地理和心理的原点、坐标、演化的渊数，萌发生衍生出族群和文化的“多元一体”，形成休戚与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命运共同体。这个“中”，成为大道、神灵、信仰，成为升腾在中国人心中深处的“万有引力之虹”，成为群己合一、家国同构、和谐团结、爱国主义的深沉基础。中州方言里便有一个高频字“中”，关键时刻，人们会问一句“中不中”。这个“中”，真是源远流长、意味深长，是肯定、允诺、一言九鼎。
如果为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长征，

求一个最大公约数，找一个共同价值，而且只能用一个字来代表，那就是“中”。这是“天地之中”“建中立极”的“中”，是“宅兹中国”“居中而治”的“中”，是“天下一统”“世界大同”的“中”，是“允执厥中”“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结构，抗震性最好，结构最佳，功能作用最强大，因为不断生成壮大、连接延伸、协调灵活的“榫卯结构”。这个天造地设的“榫卯结构”，是因“中”而生，为“中”而立，求“中”而成。泰山不颓，梁木不坏，哲人不萎，皆因其丰沛激荡的中正气象。

中华文明是大文明，历史悠久，广土巨族。这个“大”，不是古埃及和尼罗河下游的绿洲狭长逼仄、易断易折的一绪，不是被沙漠分割包绕、难聚难拢的古巴比伦绿洲，不是离散杂多、缺乏一体化力量的南亚次大陆文明。中华文明的核心腹地，足够肥沃广大，很早就稠人广众，交流频繁，走上“月明星稀”的中心化结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朝结束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汉随秦制，农耕集团内部的核心化结构得到升级加固。之后，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震荡、嬗变、融合，到了隋唐，包括农耕和游牧两大集团在内的中心化结构得以升级扩容，中原皇帝也是草原的天可汗。元，特别是清，以中为中，巩固西南联系。中国大一统的中心化结构，迭代升级，继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有机统一。

宇宙星辰，因“大”而“中”，因“中”而“大”，“中”“大”圆融而光明四射。其演变运行，有稳定的轨迹、规律。小物体形容破碎，无所谓“中”，譬如尘埃只有布朗运动，离散飘移，终被捕获。文明现象，亦可作如是观。小文明无所谓“中”，难成中心化结构；大文明则具有类似宇宙天体般的“万有引力之虹”，如星云的结体壮大，如银河的周天旋动。中华五千年治乱分合、各种力量竞争碰撞，殊途同归的，是“中”、是“和”、是“中和”。从大历史看，所有力量的竞争，皆是在竞“中”、在竞“和”。因此，所有的碰撞，最终变成一道道金光闪闪的焊缝。长城是这样的焊缝，一次焊不住，就再焊一次，从虎山长城到山海关，沟通南北，在一次次电光石火后，结出更坚强的融合力、连接点，成为中华民族牢不可破的象征。大运河也是如此，连接江河，沟通南北，是一条水的焊缝。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长征等国家文化公园，是“中”，是共同体，是我们共有的家园。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震荡的今天，在中国式现代化已到中流击水的今天，我们更要以中为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两个结合”，同心同德跟党走。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深思冥想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长征，加深了我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共同”“五个突出特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伟大的文化工程，是国家战略性文化工程。在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过程中，要始终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好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属性和价值定位，在“四个共同”“五个突出特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下功夫，不停航、不逃航、不偏航，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文化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立项号：21AH017）